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陸慶臻集生　參閱

趙浚谷集

議　　　　　　　　　　趙時春

修濬通州閘河議　通州閘河

謹按　國朝肇基南都，定鼎北畿，聚天下之兵置之燕代，所以扼狂胡之吭，運四海之粟，然供給重大，經

費浩繁，雖有督亢之饒，河濵之沃，猶不能當十之一，故往往漕吳越之粟，越呂梁之險，跨齊宋之郊，檣舳如雲，咸奉京師，遠涉萬里，近者不一旬月，然皆方舟而至，曾無難犬之虞，此則漕運之効，而謀臣策士之功也，（通州平淺又無承兵不若直抵大通橋附米京師為當也）况通州距京師曾不數舍，而令財力屈於傭佐，漕功隳於垂成，損軍國之實，傷力臣之心。姦盜萬端，費用百倍，誠如　明詔所諭。苟欲修濬竟達京師，實為至便，然百年以來，議者曾不是顧，竊窺其意。必以為通州之於京師，地勢崇卑，既戾水性，又沙漲淺角。

難於利涉。兼以發謀首事。智士所憚。工役斐劇。所費無省。及遊食嗜利者根據其中。幸而不為盜賊。此則執事者之議。而大利所繇以不興也。臣請一一析之、使議者杜口無所復爭。夫通河之於運河。其勢大小難易。至不相侔。昔人以其大者為易。而今人反以其小者為難。昔人能創無前之績。而今人不能補其滴漏。此愚之所以深為執事者負也。其至可疑者。夫呂梁積石。何如五十里之沙。南陽決塞。何如五十里之役。縱使稍有所費。豈若車輓有歲歲無窮之用哉。而

乃以發謀首事爲傀。又不能風化頑巧。使不爲盜。而徒以利誘之。末矣。愚以爲宜如　明旨。簡遴毅任事之臣。捐數年之估。直予之召募自便。濬疏水道。修治故關。整飭舟楫。則歲額之粟。可致之枕席之上。　陛下垂拱而享天下之奉。無內外之憂矣。

破虜口外議　　禦虜口外

逆虜偃灘席去年刲掠京非之威。資近日市馬段帛之利。誘示進北羣胡。脅誘塞上妖賊。奸爲謾辭。包藏覬覦。故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大同而遽退者。實聚其

徒使覘我之虛實而歸收其部落以待入寇之期也。伏惟聖明御極道格神天仁洽寰宇非獨中原生民讐恨於虜思一奮劍以殲兇渠雖其族帳部落亦有而是心非觀望成敗而不肯遽進者故禦虜於戶外制之於初至未定之時爲力似難而實易何也進則有重兵阻險之阨退則有廬帳水草之安又俺灘恃羣虜之助有輕我之心羣虜仗俺灘之强無備我之實我出其不意襲擊俺灘必破之道前虜失利旣聞羣虜相率西走古北以東自不能至李靖以三千

勁騎擒頡利。霍去病以八百精兵破匈奴。此其比也。故曰爲力似難而實易。今不出兵早制。使虜踰險。皆有必死趨利之志。在我失據。各懷首鼠進退之憂。戰一虜則衆虜狎至。是變主爲客也。所傷必多。勢必難支。故愚竊以爲必不可。

民兵議

民兵

照得義勇招兵。事起倉卒。隨方就宜。原無定制。近來事勢。率皆權宜。不可典要。封疆之臣。祗承　上命。急救目前。請畧推源委。先辨大體。體勢既定。而議自明。

竊唯本朝建都幽燕。雖有山險。反與虜共。其大體以兵爲守。不言可知。自上下四十八衛之虛。變而爲十二團營。十二團營又虛。斯變而爲十四萬戎政。戎政雖有十四萬衆。然皆市井孱弱。强名以兵。而實不能爲兵。主兵者知其不足用。故不得已而選邊兵以入內。邊兵外徹日虛。則各邊備單。戎益生心。內戍日久則玩傲將生。事變叵測。蓋昔者土木與難。而二石之禍作。流賊構逆。而四家之軍橫。縉紳亟亦。都民震驚

斯時亦由恃各邊入衛

原其所以全仗邊兵而內無强兵以相應故也天下

大體如人一身外有五官以應用內有五臟以運五官缺一不可國初京衛上下四十八萬兵而宣大止十六萬兵遼東不過八萬陝西及寧夏甘肅不及四萬舉各邊之兵僅當京師之半而陝西半於遼東遼東半於宣大遼於京師則輕近於京師則重譬諸身大於臂臂大於手手大於指故能相使其勢然也今京兵輕於宣大遼東而三鎮弱於陝西其勢有異焉而甘肅之至通薊迻往萬餘里人情有所不堪不可以爲常故不得已而招民兵 朝制養軍至厚甲器

卿府人論府兵之意

也唐都關中而天下之勢積重在幽薊故變起

月糧衣布草料動皆官給而馬有例日死者即補太
僕寺歲備馬數萬匹每匹於民間價費三五十金工
部衣器稱是各歲費金以百萬計戶部芻軍及銀易
糧又數百萬什皆官財也而解補起調爲費尤多節
目既繁侵漁易滋故朝廷行養軍之費而軍無受惠
之實公私困竭而貪濫盜濫軍益以不振邊將益不
能治軍故不得已而用憲臣今初選民兵起自庚戌
十月至辛亥暮春經歷半載芻峙餱糧衣屨百具一
切出於徭銀夫邊軍養之於百年之久經歷創繼之

人。不知凡幾，而昨調來者，卒半梃而無利器，驅羸馬而身傭負。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既不足食，而唯尅減馬草料以自養。馬食山草，羸疲多致倒死。軍以打草費口，遂不能兵器戰，以馬為勢，以兵為用，今乃枉費錢糧，不知戰勢，故聚衆三十萬，費財踰巨萬。而其氣驟萎，索王兵者終不收言戰守，而卒歸於市。市即和也，易名以自欺耳，而君臣人義，華夷大外，經常大典，遂將泯滅，藏火有發權焉。夫民兵之徭，銀出徭人，兵固無侵漁，其馬自徭，交兵縱有私焉，不歸兵則歸徭，

藏富於民兵之間而强兵於俄頃之際馬壯人雄器械偉利是皆伏賴休庇謀足致兵政存恤民故以四千人一年三月之間人費三四十金比之十年養三四十萬之衆歲用巨萬其費孰多又況百年乎故劉晏造船給千緡爲省而後人造船給三四百緡反費蓋費者有成而省者無成故也然則民兵今日之大勢可知矣且官軍每月糧一石率費三石而尚不能致每歲官軍支月糧一十二石而民已費三十六石有餘矣而加以冬衣花布之類又有費焉其馬每日

給草一束。每束脚價九分。而料與草之價。日費一錢有餘。仍復羸馬。今民兵工食養馬之費。日給一錢。止當邊軍草價耳。況各道快手徭十八兩。俗已倍加為三十六兩。其行已久。而各里民馬長差。亦日給一錢。其論壯者固善但恐不能禦虜止可備守州郡耳故職愚以為徭銀給兵三十六兩。盡取准於此。而其未有徭者。悉如部文。以不堪快壯工食給之。有急則調以護邊。平居則養以制盜。若其創始之費。與去冬調選之背用及有司先事預給之失。則已具在台鑒而不容重論也。又有疑此兵難散者。此又有大說焉。

今天下未能去兵亦明矣總京師不用此兵而山東晉此兵下七兵備道中亦未爲多近日李邦珍孟尚守之類累疏請發蓋因與虜市以致忠義之情懈沮况豪之氣怠肆若復去兵何以威衆太上以德其次莫如猛强兵以備不虞威猛之大旨也職之不欲任久矣蓋亦嘗具陳奏

聖治政本當將罪其正今以兵事被用職專在兵臣子之義逆知將來之變心知不可而口不能言也近蒙兵部議覆何都給事中等奏稱議處民兵以便戍守行令前來再爲從長審處

庶爲經久可行。題奏欽依備行到職。蓋將爲兵民深長之慮。是以少布芻蕘之愚。若夫以德化民。五兵不試。乃平日之所聯恭。但今邊事方殷。未敢爲此高論。度時審勢。蹇出下策。遠愧古賢。近負台訓。實懷慚恧。倘蒙獲覽。不勝至幸。

序

楊提學大寧考叙

昔稱戎狄荒服。周公兼夷狄以寧百姓。孔子內中國外夷狄而成春秋。聖人之慮深矣。 皇朝象天樞以

定都大寧故地密邇包荒殘叨列於采衛之間茲豈欲軼虞夏而超周孔哉亦權時度宜以安人耳最時春爲宮僚唐子順之曰嘗聞之都御史王公大用云舉兵以復故地是爲上策時春以爲未然恐褻國威以啓戎心莫若垣山塹谷結廬屯戍乘高瞰下而田其中置爲永業廣不踰六百里里居百兵不啻六萬人足矣今督學憲副長沙楊子之大寧考其深有意於茲乎不然何其索之精而謨之淵也抑是考以春亦禍餘爲足憂以朵顏據險爲足恃此爲北虜言耳

北虜之不能越三衛而南盜固矣使三衛弱則且折而合於虜其强也安能保其爲畿甸之純臣乎劉元海亦西晉之質子而阿骨打者天祚之舞佾也時春於是乎有私憂過計焉若夫柔遠能邇招徠折衝此眞大聖人之能事而臣子之所深望焉者也王公新召用楊子舊職方必大有以對揚洪休而茂樹勳業豈淺夫之愚慮所及哉姑序以俟之

雜記

北虜紀畧

> 此篇載浚谷集甚明近見陳芝臺司成所選明文才賞則以爲汪太函司馬作也然汪集實無此文且太函在薊乃萬曆中今所載吉囊俺荅皆嘉靖以前事其爲浚谷作無疑矣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强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夷一曰尾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剷矣弘治末虜之强臣亦不剌酗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徃徃侵暴西番族帳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

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剌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僕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剌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伐之。亦不剌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

吉囊之西伐也，娶尾剌之女，至是死，生三子曩台吉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尾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即俺荅也）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溢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其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

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荊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朐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白馬關曰牆子嶺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大水峪羅紋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

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諸夷華人之逋逃者曰陳捷頂色稱兒阿搡亘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遊之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過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

所阻。嘗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瀋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氷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搆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參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者也。虜中是技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罕　俺灘阿卜孩大虜首大同邊外

把卜亥熟夷右北黃草川　虎兎孛賴朶顏頭目近邊住保夾

吉囊在黃河南死有三子最台吉青台吉吉黃毛台吉

虎剌哈赤大虜首在遼東邊外　那麻眞遼東熟夷

倘字賴花當遼子頭兒　捨力木泰寧熟夷

紅臉索羅泰寧衛在火墻住　伯言哈答此乃虎剌哈赤尋殺之人

達火通倘不囊俺灘部小頭目　丁阿兒禿夷首

哈哈赤朶顏都指揮　司吉囊夷首

穩克兒朶顏部下頭目　尾撒答通事在大同北

辛愛把都兒　俺灘子

丫頭智　脫脫部下奸人通事講開馬市者已

被擒獲

花當達子　在遼東辛愛外父

把把　遼東住夷

花當駝立　近遼東夷首

把禿　差用夷人

把禿賴兒　其子辛愛婿也

討不顛　花當部夷

我包阿卜款　遼東達子頭目

祖兒在　把都兒部下夷

哈喇　夷首

伯顏帖忽思　朵顏都指揮

引燒卜　朵顏夷首

安灘的　即俺灘亦呼俺答

虎喇大阿卜戶　夷首

背馬台吉　獨石邊外虜首子

阿剌處台吉　小王子部下

納林台吉小王子部下　青台吉小王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俺

答脩名以脅我　叉十採台吉夷首

錫剌台吉小王子部下夷首　把都兒台吉夷首

鬼林台吉小王子部下夷首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益俺灘輩借名以脅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九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宋徵輿轅文參閱

唐荊川家藏集

疏　唐順之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羣情疏　東宮朝賀

是時先生爲東宮宮僚與羅趙二先生皆具疏以忤旨臣竟俱免爲民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涖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東
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竊以儲世廟初建立東宮一行嘉淑儀文行律漢文之遺典
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
箋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有待令。皇天迪保，睿質日
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
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天都，歡欣交通
于萬國，咸思望元良睿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
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受朝
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翹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羣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
覽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敕各該
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爲詳訂鑾輿麾仗
一應法物早爲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
保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兹正陽履端之辰蒼龍
應律之候羣臣請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文華殿朝
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于兩作前星之耀增光
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
覩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

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又自茲益篤矣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疏　薊鎮兵食

臣竊惟補兵如補敝衣敝壞則易而補綴則難故敘補兵之說凡五條兵之與食喫緊相關故附以築墻工食及邊糧之說凡三條伏蒙　聖諭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不敢不竭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一清弊源以收逃卒臣閱軍薊鎮究軍所以多逃亡之故皆曰邊墻之工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澗

薊鎮不恃兵强恃險故視各鎮最弱

力辦不及貸錢賠賍加之各關夷人乞討無厭句撫

月賞悉出窮軍將官侵尅毫釐剝削文吏盤點番增漁擾窮軍生計止是月糧斗割升除而月糧得入軍腹者幾何矣至如召募之軍多非土著不緣身迫窮窘誰肯自同罪謫衣糧既不滿望工作又盡其力勢如鳥徙亦何足怪兼以石塘古北本號苦寒地既虜衝土尤磽确哨守之勞已甚資生之計盡無原與逃肥之軍一切衣粮不異是以募軍之逃已甚于他軍而石塘古北之逃又甚于他處也竊惟　國家歲出築邊銀數十萬兩而又令窮軍賠販歲給撫夷銀三

萬兩。而又以累窮軍。臣不知其說也。今欲抽軍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墻工自須別議。至于撫夷之費。合

撫賞取之于軍此墨將之利也

令督撫諸臣仔細計算。如 國家歲給數用則已。不數則請于 朝廷。別為區處。一毫不以累窮軍。其將官文吏貪饕之輩。重法禁治。但使窮軍全得一石月糧。長孤畜妻。自然不走。至于苦寒之輩。緣軍士衣糧。昔天同例。縱欲加厚。其道無由。臣愚得一說。京邊折銀給軍。皆是六錢五分。薊鎮獨是四錢五分。始者蓋因本鎮米賤。權為節減。原非經制。且夫糧之貴賤。因

地瘦瘠，假如腹裏糴價五錢六錢，則窮邊斷是八錢九錢，奈何使苦寒與逸肥一樣同折，非稱物平施之義也。合令戶部量地均算，自薊鎮苦寒米貴之處，照例給與折色銀六錢五分，在國計則本分之外毫末不加，在窮邊則同輩之中已稍優厚，其逸肥米賤去處，自不得援此為例。若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制楊博所題鎮邊橫嶺事例，每年十二箇月，悉與本色，亦無不可。如此百方體悉，庶足繫屬其心，不然雖終日攖以徽纆，猶難保其不掊鎖而夜走也。

一專責任以嚴勾補照得薊鎮之兵自内地衛所抽往邊關其逃邊關而潛回衛所往往不補者蓋自營衛互相推諉營官則曰衛所窩逃軍納月錢而不肯解也衛官則曰營官剝削軍士以致之逃而我無柰何也營衛本爲一體而矛盾若此則無官以兼制之之故也該鎮得兼制營衛者惟督撫而督撫大臣專理兵機勢不得親細事其下惟有兵備道合無請勑一道以補軍責之兵備其營官之剝削與衛官之窩逃者兵備皆得重法治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輕

相諉

弊莫滌乎

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而輕重其罪。併論衛官補軍之多少。與營官逃軍之多少。又以為兵備功罪。責任既專。缺額自足。其補軍之法。逃軍先儘本身。故軍先儘子孫。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于勾補之中。寓抽充之法。大率務如原額而止。然缺之千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太急則人情不堪。合令督撫與兵備計議。量其缺軍分數。一年可補完幾分。年終如其分數而責之。其亦可也。

一定班戍以便人情、照得古北石塘一帶、翼緣旁近州衛、被虜殘破、因而垜募遠軍、當時垜者、迫于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于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營房亦無、鼂錯云人情非有匹偶、不能久居其所、此輩往往身寄窮邊、家懸千里、采薇之遣既久、及瓜之待無期、齎送屢空、衣鞋莫繼、始于潛返、馴致久逃、揆之人情、殊非得已、是以日逃日解、隨解隨逃、逃解相仍、徒滋煩擾、近者督撫開移遠就近之例、臣亦有首逃區處之文、因而首者紛然、益可見其情矣、臣以為不與

區處。則無以回逃者之路。若與改編。則又恐拂居者之心。酌中二者、頗得一說、但係六百里之外、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其在官則向之終身逃竄。就與得半軍之用。其在軍則向之終歲浮寄。就與得半年之閒。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詢諸逃卒。亦儘稱宜。且戍軍在其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則是一軍止食半軍之米。在邊扣其餘米。亦足僱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彀原數。然後將遠軍更議改編。其

五百里之內。及舊額之軍。不係以後採募者。自補原戍處所。絕不得援此爲例。

一處民兵、臣聞長民者貴因事以爲功、則民不困而事易成、今薊鎭民力則已竭矣、不可以加矣、而薊鎭之兵與馬、方患其不足、查得永平府志書所載、本府原無民壯、正統末、胡虜寇邊、僉設民壯二千五百名、原爲備虜而設也、卽以本府備虜之設、還爲本邊備虜之用、閒時則州縣駐操、有警則就近守邊、度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分爲二枝、每枝統以一遊擊

督之兵備而隷于巡撫所時止用原設工食守邊則給行粮而已此為官不增粮民不增賦而坐得兵六千人也又查得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原為薊鎮而設今暫用之南征事已則須仍還薊鎮若使不用其人而徵其工食以為本鎮就近顧募之用則山東民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三十餘兩三千名歲徵銀九萬

無地無錢粮能者爲之設處則無用化爲有用矣

餘兩就此可顧募步兵七八千人又查得薊鎮事例歲該取腹裏減存民壯工食以為本鎮募兵之用今此銀不知積之何所但得銀三萬兩足顧募三千人

此亦爲粮不增于官帑，賦不加于薊民，而坐得兵萬人也。又查得薊鎮缺馬，多從兵部充給，合永平一府歲該解備用馬九百餘匹，若停兩年，該解之馬，又貼以遵化等縣寄養馬一千餘匹，以給薊鎮民兵，足成馬兵三千人。且京師之馬，不必給薊，薊鎮之馬，免于解京，互相抵兌，兩爲便益，其兩年之後，自照例解京如故，此所謂民不困而事易成者也。

一處班兵，臝閒聚兵者，先料其食，薊鎮主兵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即使月粮一半折銀，亦須本色米六十

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則是舊額不足。正苦少兵。舊額若足。又苦少米矣。今補主兵以免客兵也。免客兵以省費也。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該支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每歲該支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抵客兵七人之費而有餘。主客之馬費亦如之。然則調客兵代主兵。計各處則爲增費。在薊鎮則爲省費也。（邊計所以樂于調客）補主兵代客兵。計各處則爲省費。在薊鎮則爲增費也。今欲米不增于薊鎮。兵不煩于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查

得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員名，或於京班中再撥一枝兩枝，或于班軍原衛抽補餘丁一枝兩枝，足成三萬人，以充班軍至今如故

該鎮主兵之數，而以遊擊十人分統之，閒時則于原衛駐操，防秋則於該鎮上班，駐操則本處兵備監督，上班則該鎮兵備監督，其原衛官聽該管遊擊節制。班軍如有老弱逃亡，原衛即與僉補，此其糧不增而兵足，所謂經久之道也。

一築邊工費，自來邊墻皆是軍民兼築，今欲抽軍操

練所謂墻工、自須別議、其原編順天等八府民夫、遠則徵銀顧募、近則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計之、每夫一名、一月該盤纏銀二兩、百名該銀二百兩、每夫百名、一月止築墻二丈、每墻二丈、又該官給鹽菜銀十兩、則是二百十兩之費、止毂築墻二丈、若以顧募計之、每墻一丈該銀十五兩、則是銀二百十兩、該築墻十四丈矣、顧募十四丈之費、止抵派夫二丈之費、是差却七倍來往、若一縣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羸、民免去家之擾、墻獲早完、徵發亦息、只是夫與價互換

之間而其利如此

一復本色以存久計照得薊州倉粮遮洋總二十四萬石百餘年來元運本色並無升斗折色至正德末年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彼時建議之臣偶見本鎮米賤糴價不上四五錢以爲九（邊鎮重米不重銀此根本之事當將何得輕議折色）錢一石徵銀又以六錢一石給軍則國與軍皆有羸羨又省造船漕卒之費是以輕議變法曾不慮及歲有豐歉糴無常賤今年灤東饑饉一石折色不足以糴四斗本色諸軍坐困菜色至今況自古轉餉以人

糴米。以米糴銀。必主相稱。乃無偏重。彼時薊鎮。原無大虜。聚兵甚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主客銀七八十萬。而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窘急。無處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復本色爲便。又諸邊皆是陸運。故致米爲難。薊州一路水運。故致米則易。至于造船。漕卒諸費。但取昔年未變折色以前之舊法。即是今日欲復本色。以後之定規。故牘尚在。無俟他求。縱不能盡復本色。亦可先復一半七萬石。使該鎮每

年給軍之外餘粮常有二十萬石在倉。然後更議減本加折以多積粟爲先務慮至深也。

一處轉般以便支給照得灤東一帶軍士原在永平山海等倉支粮後海運既罷始移在薊州倉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餘里自來未有往返千里而負粮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償盤剝之費窮軍毒苦不能盡言前年虜酋入犯馬蘭谷止因墻軍遠出支粮瞭援不及竟至深入破堡殺將其爲邊境之害深矣邊境之害既如此窮軍之苦又如彼而卒莫有爲之處

者、戶部重惜脚價也、臣竊計之、灤東之運、一歲須米三萬石、自薊州倉運至永平、急則驢駝人負、度用脚價八九千兩、緩則車載、脚價可六千餘兩而足、 國家歲爲薊鎮費銀百餘萬兩、乃靳此百分之一。至使軍苦無訴、又使虜得乘隙、則是所惜至小、所損甚大、合無置一戶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首尾、歲增脚價六千兩、其本色三萬石、與折色銀數萬兩、悉運至彼處支給、軍無遠支、邊不缺戍、計亦甚便、又臣所謂脚價者、非必歲歲而用之也、訪得灤東等處

大率十歲而九收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于薊州而糴米三萬于永平本處則脚價亦自不用即以減存脚價亦作糴米本銀六千兩銀可得米萬四五千石若十歲豐收則米當至十四五萬石即以此脚價所積之米賤則糴貴則糶收其羨利還充脚價而本米常在則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脚價出于戶部者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遊之一策也則是國家所損至小所利甚大特在立法之初戶部擇一有心計司官經畫之而已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 薊鎮練兵

臣竊惟兵之精不精，係薊邊安危，薊邊安危有關利害，非可容易，且夫薊鎮猶之家也，以兵爲墻垣，而以屬夷爲藩籬，猶之身也，以兵爲爪牙，而以屬夷爲耳目，故以夷情附練兵之後，伏惟 聖明裁擇，

一定區帥以分練，夫官以久任成功，而疆圉之臣，尤更不可數易，臣至薊鎮問某叅將，則曰到任纔數日也，問某遊擊，則曰到任纔一月也，是時已逼防秋，竊以爲將官朝來暮去若此，萬一虜入，得無僨事，難矣

況欲練兵爲長久計乎請以防秋之後督撫諸臣遍閱叅遊等官區別具奏其不才者而黜之其宜于內地者調而徙之悉取各邊將官結髮慣與虜戰有威名而識陣勢者一缺具三四人以聞而內地選愞未嘗見虜之輩與遊猾鑽刺之人一不得與其間陛下下之兵部而每區各定叅遊一人以爲區帥是謂以邊將練鎮兵縱不得邊兵僅得邊將庶幾練鎮兵爲邊兵也其人既定約以三年爲率不許陞調非有大罪不得輒易小罪則戴罪供職大罪則即于本處

立功。不得復還原衛。三年大計其功罪而賞罰之。下至提調關寨等官。亦准此爲例。如此則將官自知責無所諉。而不敢不盡心于練士。其士卒亦知將有常屬而不敢不督率鼓舞以從其令矣。其與朝來而暮去者功相百也。

一雜邊兵以同技。臣惟練鎮兵以代邊兵也。將以代邊兵而不教之以邊兵之法。是織而不問婦者也。今延兵說各鎮至今猶張諸邊之兵。後雖以漸減調。而延綏遊兵則勢未能遽〇明試中從者皆延兵也罷。虜人所憚惟綏兵耳。宜及綏兵之未罷。雜之薊兵

間而教之。每薊兵百人。雜綏兵二三十人。授之以綏兵之長技。而試之以綏兵下營走陣遇虜壓戰之法。至于號衣語言。無一人不效之。而與之同。又以其暇時。使綏兵談說虜人之情狀。與對敵勝敗之故事。以熟習薊人之心。而使之不懼。則異時邊兵雖去。鎮兵猶邊兵也。且夫虜人悍綏兵。而易薊兵也久矣。薊兵長技。號衣語言無一不與綏兵同。使布滿薊邊者。皆爲綏兵。一旦奪其所易。而讋之以其所憚。此亦攻心之一奇也。

一練火器虜所最畏于　中國者火器也　國初止

火器至今日而精極矣然不知以此勝虜何也

有神機火槍一種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郎機子母砲快槍鳥嘴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着者捷于神鎗而准于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于　中國而　中國習之者也往年京師亦嘗

造數百管、其鍊鑄既苦惡、而又無能用之者、是以遂爲虛器、請令東南軍門、取其精者數十管、而與善點放者數人至京師　陛下令大臣閱試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虜人之腰領、其亦可惜也、

一申閱法、臣竊觀　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深慮承平之後武備寖弛、以啓戎心、而定爲　御前閱試之法、千萬里外、亦分番迭上、躬自校閱、而嚴賞罰之、載于會典者可考也、薊鎮近在　輦轂下耳、請于塞垣無事之時、抽調鎮兵一枝兩枝至京師、　令大臣于

教場閱視其果練與否而　明詔嚴賞罰大示其機發于堂陛之間而風震于塞垣之外其帥臣常如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于敎練其士卒常如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于演習無有敢肆欺于　聖鑒之所不及而虛應故事者矣此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之道也

一調戍邊以試練夫以邊將蒞之以邊兵雜而教之其亦可以爲邊兵矣雖然猶未嘗見虜也見虜安知其不怯而却也宣遼二鎮與薊本相唇齒薊鎮有事

則宜遼自宜戍薊。異日薊鎮無事。而宣遼有事。請抽調灤東兵一枝。兩枝戍遼。灤西兵一枝兩枝戍宣。居常則以經阻險而耐辛苦。猝有虜患。亦雜之戰兵之間。而與爲犄角。旣嘗搏虎。不畏負嵎。後與虜遇。自然習慣。且夫昔以邊兵戍薊。今以薊兵戍邊。是練兵之成也。

一薊鎮夷情照得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鬭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用三衛爲前鋒。所謂以夷攻夷。則是以所向如意。而

三衛之明係徼甸街在有識皆知之近乃坐視其役于奴而從無收拾之者何也

文皇帝亦豐金帛厚犒之。至于　累朝。亦儘爲不侵不叛之臣。每盜北虜之馬以獻。而時時爲　中國陰詗北虜。　累朝亦豐金帛厚犒之。彼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于攻城堡。殺參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之。是以激而導北虜簇　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激之變生。以馴至此極也由此言之。北虜得三衞。則足以蔽　中國之耳目。而資其鄉導。以窺　中國。中國得三衞。則足以絕北虜

之鄉導。而更爲　中國陰詗北虜。蠢茲小醜。宜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于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兩。與薊鎮爲撫夷費。此　聖明并包夷夏。　神謨英畧同符　成祖者也。今三衛雖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　中國歲賚之利。雖或被脅而鄉導北虜以攻爲盜賊。亦每效順而送哨　中國以私求貨賄。雖或利北虜之內侵。而拾其棄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殘其聚落。所謂赤子蝪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三衛纖悉必知。而北虜之使無日

不至三衛，每夜不收到三衛酋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此其事誠不可不深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威以奪其心，捐財帛以結其心，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鄉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畧何如耳。御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者北虜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寛佃谷，三月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昨年之河流口，三月則又寇，嘗窃恠之，以爲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月馬弱之

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其說。蓋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間。馬路不八九日而至墻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爲之偵候鄉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息也。夫

（如令之東徙又过此矣可柰何）

中國之與夷狄譬如大家與盜賊爲隣。不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河流寬佃之失可鑑也。令督撫諸臣詳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筭。毋

辦目前庶邊境有金城之安而免于無將不備之困矣

三沙報捷疏　平倭

題為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屢戰克獲奇功事副總兵官盧鏜報照得本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尚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片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并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郎機鳥銃噴筒火箭

并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荒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勦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方幸無賊，豈堪此賊破殘，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捍禦于江南，實以分殺賊勢于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

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背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往年朱家尖之捷。與今日三片沙之捷而已。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格。人不知勸。伏望　勅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與擊賊之去。難易不同。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爲上策。爲此題知